



欧·亨利 21 篇 最感人的小说

(美) 欧·亨利/著 张经浩/译 冯志杰/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欧·亨利
最感人的小说21篇

(美) 欧·亨利 著
张经浩 译
冯志杰 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亨利最感人的小说 21 篇 / (美) 欧·亨利 (O. Henry) 著;
张经浩译; 冯志杰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 11

(欧·亨利小说精选①)

ISBN 978 - 7 - 5154 - 0380 - 9

I. ①欧… II. ①欧… ②张… ③冯…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选
集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506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系译者独立翻译。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不得对本书的任何部分以任何方式, 包括电子、机械、影印、录音等, 进行复制、储存和传播。严禁以改写、编译等手段变相抄袭和非法使用本书的任何内容。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北京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杰

电 话: 010 - 82251525; 13801357921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黄 珊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h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销售热线 (010)62193669

印 刷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 (010) 66572159 转出版部

序

欧·亨利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同法国的莫泊桑和俄罗斯的契诃夫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他的小说构思巧妙、手法独特、语言幽默，令人赏心悦目、向往不已，不仅在艺术上独树一帜，而且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品，已被译成多种语言文字行销全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感动着全世界无数读者。

欧·亨利的人生经历如同他的许多小说情节一样波荡曲折。欧·亨利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1862年9月11日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堡镇。父亲是一名医生。小威廉三岁丧母，不久父亲也辞世，靠姑母养大成人。他从小喜爱文学。1882年在得克萨斯州土地局当绘图员时就开始业余写作。1887年与女友艾斯蒂私奔成婚，开始了甜蜜爱情生活。后来曾当银行出纳员。1896年波特因其供职的银行少了一笔资金受到指控，遂逃亡洪都拉斯，半年后因妻子病危回国，被逮捕入狱，判五年监禁。服刑期间在监狱药房当药剂师，因表现良好减刑两年。在狱中，他用笔名欧·亨利（O. Henry）写短篇小说，发表在各种报刊上，深受读者欢迎。入狱时的罪犯波特，到1901年出狱时成了深受读者欢迎的小

说作家欧·亨利，就像他的小说结局一样，出人意料和富有戏剧性。至1907年，他已发表短篇小说近两百篇，誉满全美，备受读者青睐，各地报刊纷纷慕名向他约稿。特别是《麦琪的礼物》（张经浩教授译为《圣贤的礼物》）等短篇小说发表后，更是轰动整个美国。1907年，欧·亨利再婚，同时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创作开始受到影响，经济上也随之陷入困境，1910年6月在贫困中告别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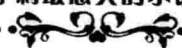
欧·亨利虽然生命短暂，却创作了多达二百七十篇短篇小说。不仅艺术上匠心独具，开创了独特的欧·亨利风格，而且主题多样，把美国的人间万象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而称为“美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他也因此被誉为“美国短篇小说之父”。

欧·亨利的小说可谓卷帙浩繁，多达近两千万字。考虑到读者在当今快节奏生活中阅读时间有限，我们在出版《欧·亨利小说全集》的基础上，编辑了《欧·亨利最感人的小说21篇》和《欧·亨利最幽默的小说28篇》两个选本，奉献给广大读者。

张经浩教授的译文忠实，译笔晓畅、传神，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最具欧·亨利味”，是名副其实的佳译。愿这百年经典精彩短篇，带给你无限的精神享受和有益的思想启迪，在阅读中领略大师之作的无穷魅力。



2013年11月8日



目 录

最后一片叶子	\ 1
圣贤的礼物	\ 9
警察与圣歌	\ 17
买钢琴	\ 25
天窗室	\ 35
带家具的房间	\ 44
托尼娅的红玫瑰	\ 53
部长的良策	\ 65
生活的波折	\ 80
爱的奉献	\ 88
一是一，二是二	\ 97
回心转意	\ 110
幽默作家自述	\ 115
橡胶树盆景讲的故事	\ 125
紫色衣服	\ 131
贝尔二六九二号档案	\ 138
有磨坊的教堂	\ 150
女儿的遗愿	\ 164

欧·亨利小说精选



哈格雷夫斯的模仿技巧 \ 178

看病 \ 193

都市报道 \ 209

最后一片叶子^{*}

华盛顿广场往西有一小片地区的街道横七竖八，像乱摊着的小布条，名曰：“胡同区”。这些胡同拐弯抹角，叫人摸不着头脑，甚至一条胡同会自身交叉一两回。有一次，一位画家发现，这种小巷也有一种难能可贵之处。要是有谁上这儿来收颜料、纸张、画布钱，会沿街转回老地方，连一分一文都收不着！

难怪，没多久那些搞艺术的人便纷至沓来，云集又古又怪的格林尼治村^②。他们图房租便宜，专找窗户朝北的房间，十八世纪山形墙屋和荷兰式小阁楼。又从六马路买来几只大圆筒形锡杯，一两只火锅，立起了“门户”。

休伊与乔安西两人的画室就是在一栋矮墩墩的三层砖房的顶层。乔安西昵称为乔安娜。两人一个是缅因州人，一个

^{*} 选自《西部情歌》（欧·亨利小说全集 第四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② 纽约西区的一个地方，住的人多为艺术家，作家。

是加利福尼亚州人，首次相逢是在八马路德尔蒙尼克饭店的餐桌上。她们同样爱好艺术，同样吃着凉拌菊苣，同样穿着大袖管衣服。这一来，便合租了一间房作画室。这是五月间的事。

到了十一月，一位冷酷、看不见的速之客闯进了这一带，伸出只冰凉的手今天碰碰这个，明天碰碰那个。医生称这位客人为“肺炎”。在广场以东，这瘟神简直横行无忌，害起人来一动手就几十，但走到长着青苔、迷宫似的“胡同区”，他放慢了脚步。

你决不会说肺炎先生是位老侠士。让加利福尼亚州的风都吹得没有了血色的小个子女人哪会经得起喘粗气的老糊涂的铁拳？而他偏偏就打了乔安西。乔安西躺在油漆铁床上没有力气动弹，两眼只望着荷兰式小窗对面的砖墙。

一天上午，那位忙碌的医生皱皱灰色浓眉，把休伊叫到过道里。

“现在十成希望只剩下一成。”医生一边甩下体温表里的水银一边说。“达到希望取决于她抱不抱活下去的决心。遇上一心想照顾棺材店生意的人，纵有灵丹妙药也不顶用。这位小姐已经认定自己再也好不了。就不知她还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湾。”休伊答道。

“画画？你扯到哪儿去哪！我是问她心里有没有还留恋的事。比方说，心里还会想着哪位男人。”

“男人？男人还会值得她想？”休伊的声音尖得像单簧

口琴。“没这种事，医生。”

“那就麻烦了。”医生说。“我一定尽力而为，凡医学上有的办法都会采用。但是如果病人盘算起会有多少辆马车送葬来，药物的疗效就要个对折。要是她能问起今年冬天大衣的衣袖时兴什么式样，那么我对你说吧，她的希望不是一成，而是两成。”

医生走了以后，休伊到画室里哭了一场，把条日本餐巾全哭湿了。哭过后她拿着画板昂首阔步走进乔安西的房间，还一边吹口哨，吹音律多的切分音。

乔安西脸朝窗躺在被窝里，一动没动。休伊以为她睡着了，忙不吹了。

她摆好画板，开始替杂志社作小说的钢笔画插图。年轻作者要踏上文学之路得先替杂志社写短篇小说，美术工作者要闯出艺术之路得先替杂志社作小说的插图。

小说的主人公是爱达荷州的牛仔，休伊在画主人公穿的漂亮马裤和单眼镜时，好几次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她赶紧走到床边。

乔安西睁着大眼在望窗外，边数数，是倒着数的。

“十二。”她数着。过了一会儿，“十一”。又过了会儿，“十”，“九”。又过了会，“八”，“七”，两个数几乎是接着数。

休伊觉得奇怪，看着窗外。有什么可数呢？见到的只是个空荡荡的冷落院子和二十英尺外一栋砖房的墙，一根老而又老的藤趴在墙上，有半堵墙高，巴巴结结，靠近根部的地方已经萎缩，藤叶几乎全被冷飕飕的秋风吹落，只剩下光秃

秃的枝干还紧贴在破败的墙上。

“怎么啦？”休伊问。

“六。”乔安西又在数，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现在落得快了。”三天前还有将近一百，叫我数得头发痛。现在容易。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

“五片什么？快跟我说。”

“五片藤叶。那根藤上的。等最后一片掉下来，我也就完了，早三天我已经明白。难道医生没对你说？”

“快别胡思乱想啦！”休伊觉得这太荒唐，不屑一顾地说。“一根老藤上的叶子跟你的病好不好得了有什么相干！丫头，别乱来，就因为你平日里喜欢那根藤。不要这么傻里傻气。今天上午医生还对我说，你很快好起来的希望是——让我想想他的原话是什么来着——对啦，他说你的希望有九成！想想看，这可以比作我们到了纽约有可能坐电车，或者走路时遇上一栋新房子。来，喝点儿汤，喝了我就再画画，卖给编辑，得了钱给你这病娃娃买名牌紫葡萄酒，再买点猪排，给我自己解馋。”

“葡萄酒用不着再买。”乔安西说，眼睛还盯着窗外。“又掉了一片。汤我也不要。只剩下四片叶了。要是天黑前我看到最后一片掉下来就好，见到了我也好闭眼。”

“乔安西，你听我的，闭上眼睛，别再看窗外，等我把这幅插图画完，怎么样？休伊弯下身对她说。“这些画明天等着交。画画得光线好，要不然，我就会把窗帘放下。”

“那你不能到别的房间画？”乔安西没好气地反问。

“我得在这儿陪着你。再说，我也不能让你看着几片

藤叶发傻气。”休伊答道。

“那你画完了得告诉我，我想看着最后一片飘下来。”乔安西边说边闭上眼睛，脸惨白，躺着不动，像尊倒下的石膏像。“我不愿再等。也不愿想什么，一切我都不要了，只愿像一片没有了生命力的败叶一样，往下飘，飘。”

“安心睡一会儿吧。”休伊说。“我画退隐的老矿工要个模特儿，得找贝尔曼来。我只出去一会儿。别动，等我回来。”

贝尔曼老头也能画画，就住在下面一楼。他已年过六旬，头像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神的，身子像小鬼的，胡须像米开朗琪罗画的摩西雕像^①的，髻曲着从头顺身子往下垂。他作画没搞出个名堂来，挥舞了四十年的画笔，却连艺术女神的长衫边都没碰着。他一心要画出个惊人之作，但至今还没开笔。近些年除了涂涂抹抹弄一张商业画或广告画，他什么也没搞，就靠替这一带请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当模特儿挣几个钱。他喝起杜松子酒来没有节制，还不停叨念要搞的惊人之作。此外这小个子老头像个凶神恶煞，谁软绵绵的就瞧不起谁，自诩为保护楼上两位年轻画家的看家猛犬。

休伊去时贝尔曼果然在楼下他那间又暗又邋遢的房间里，浑身杜松子酒气冲天。屋角里画架上绷着块白画布，就等画上幅惊人之作，但等了二十五年还是一笔未画。休伊告

^①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画家、雕塑家、诗人、建筑师。摩西雕像是他在罗马教皇朱利二世墓上的雕像。

诉他，乔安西在胡思乱想，把自己比作一片弱不劲风的藤叶，等到力气亏空，在这世界再也巴不住时，会飘落下来。

贝尔曼老头的一双红眼睛正不停地流泪，但听到这般白痴似的胡想，他连境中鄙薄带挖苦叫了一阵。

“什么话！”他嚷着。“看到混账藤叶掉了就会想死，世上还真有这种蠢人？这种事还是头一回听说。叫我陪你们胡闹，当什么退隐的笨驴子的模特儿，我可不爱干。你怎么让那种怪事钻到她脑瓜子里去啦？哎哟，乔安西那小家伙也可怜。”

“她病得厉害，身体太虚弱。”休伊说。“脑子烧糊涂了，老胡思乱想。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给我当模特儿，那就算了，没关系。不过我看，你这老头也够呛，太啰唆。”

“你们女人就是女人！”贝尔曼又是大喊大叫起来。“谁说我不愿？走吧，我跟你去。这老半天我的话意思就是愿意。老天爷！乔安西小姐是大好人，怎么就病倒在这种地方？哪天我画出张绝妙的画，我们一块儿远走高飞，老天爷！行啦。”

两人上楼时乔安西睡着了。休伊把窗帘放得严严实实，打个手势把贝尔曼带进了另一间房。他们在房里瞧着窗外的那根藤，心里不由得害怕。接着，两人你看我，我看你，好一会儿没说话。冰冷的雨在不停地下，还夹着雪。贝尔曼穿件旧蓝色衬衫，坐到个翻转的水壶上当退隐的矿工，那水壶是充作石头的。

休伊只睡了一个小时，到早上醒来时，只见乔安西睁大

两只无神的眼睛盯住放下来的绿窗帘。

“卷起来，我要看。”她有气无力地说。

休伊照办了，也是有气无力。

可是，看啊！经过漫漫长夜的一夜风吹雨打，竟然还有一片藤叶趴在砖墙上。这是藤上的最后一片叶，叶柄附近依旧深绿，但锯齿形边缘已经枯败发黄。它顽强地挂在离地面二十英尺高的一根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乔安西说，“我还以为晚上它准会掉。我听见了风声。今天它会掉的，我的死期也来了。”

“乖乖，乖乖！你不愿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着想。丢下我怎么办呢？”休伊说，把消瘦的脸贴到枕头上。

但是乔安西没有答话。即将踏上黄泉路的人的心灵是无比孤寂的。乔安西与朋友、与人世一步一步拉开了距离，而幻觉在这时间便越来越难摆脱。

这一天慢慢过去了，天色尽管已暗下来，她们还是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牢牢在墙上。后来，夜幕降临，北风又紧，雨敲打着窗户，也从矮荷兰式屋檐上倾泻而下。

天刚亮，乔安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叫拉开窗帘。

藤叶还在。

乔安西躺在床上久久看着。后来她叫唤休伊，休伊正在翻动煤气炉上鸡汤里的鸡。

乔安西说：“休伊，我太不应该。不知是怎么鬼使神差，那片叶老掉不下来，可见我原来心绪不好。想死是罪过。你这就给我盛点鸡汤来，还有牛奶，牛奶里搁点葡萄酒

——等等！先拿面小镜子来，再把几个枕头垫到我身边，让我坐起来看你烧菜。”

过了一小时，她说：

“休伊，我希望以后能去画那不勒斯湾。”

下午医生来了。医生刚走，休伊找个借口跑进走廊。

“有五成希望。”医生握着休伊的手，说。“只要护理得好，就能战胜疾病。现在我得去楼下看另一个病人。他叫贝尔曼，肯定也是个画画的。又是肺炎。他年纪大，体质弱，病又来势凶，已经没有了希望，但今天还是要送医院，医院的条件好些。”

第二天，医生对休伊说：“她出了危险期。你们胜利了。剩下的事是营养和护理。”

这天下午，休伊坐到乔安西躺的床上，织着条根本用不着的蓝色羊毛披肩，已经无忧无虑。织着织着，她伸出只手连人带枕头搂着乔安西。

“有件事告诉你，小宝贝。”她说。“贝尔曼先生肺炎今天死在医院。他只病了两天。头一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房间发现他难受得要命，衣服、鞋子全湿了，摸起来冰凉。谁也猜不着他在又是风又是雨的夜晚上哪儿去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灯笼，还亮着，又发现楼梯搬动了地方，几支画笔东一支西一支扔着，一块调色板上调了绿颜料和黄颜料。现在你看窗外，乖乖。墙上还趴着最后一片藤叶。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在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的晚上，他在墙上画了一片。”

圣贤的礼物*

一块八毛七，就这么点儿钱，其中六毛是小铜币，还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从杂货商、菜贩、商店老板那儿硬赖来的，每次闹得脸发臊。黛拉心里明白，买东西这样斤斤计较，免不了让人暗地里笑话。她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毛七，可第二天就要过圣诞节了。

除了扑到寒酸的小床上痛哭一场外，还能怎样呢？黛拉果然如此。她这一哭叫人顿生感慨，觉得人生就是哭哭笑笑，以哭为主。

趁这家女主人的哭声渐渐变小时，我们来看看她的家。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每星期租金八元。虽然没到破烂得难以形容，但看上去确也称得上“叫化窝”。

楼下的过道里有个信箱，却绝不会有信放进去；还有个电铃按钮，那要等神仙下凡了才会按响。另外还有块牌子，

* 选自《爱情乐章》（欧·亨利小说全集 第一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上面印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

“迪林厄姆”几个字是牌子主人在过去每星期挣三十块钱的好时光里心血来潮加上的。现在收入减少到了二十块，这几个字也变得模糊了，仿佛是想打退堂鼓。尽管如此，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回家走到楼上自己的房间，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黛拉，总是亲切地叫他“吉姆”，还紧紧拥抱他。这当然是件好事。

黛拉哭过以后往脸上扑了一点点粉。她站到窗口朝外望，见到一只灰猫正在灰蒙蒙的后院的灰色围篱上走，便呆呆看着。第二天就是圣诞节，她给吉姆买礼物的钱却只有一块八毛七。她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了好几个月，还只攒到这个数目。二十块一星期不好花，开销比她估计的大，周周如此。给吉姆买礼物的钱只有一块八毛七！她的吉姆！给吉姆买点好东西的如意算盘她已打了好多次。要买件漂亮、不寻常、珍贵的。就是说，既然是送给吉姆，这件东西总得像个样。

房间的两个窗户间有面穿衣镜。租金八块钱一套的房子里的穿衣镜你也许见过。一个瘦而灵活的人迅速一晃，靠接踵而过的长条片断影像，能大致准确看出自己的模样。黛拉身材苗条，她已掌握了这套本领。

她突然旋风般从窗口转到镜子前站着，眼睛变得闪亮，脸却失去血色，过了整整二十秒才复元。她三下两下解散头发，让它全披落下来。

现在，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引为自豪的财宝有两